

# 芒果开出幸福花

□周敏(壮族)

芒果是著名的热带水果,被称为热带水果之王。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地处北回归线,地形酷似一只芒果,与芒果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田东县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芒果之乡”荣誉称号,芒果是田东县的支柱产业,该县右江河谷部分农户依靠种植芒果脱贫致富,迈上小康之路。

吃过芒果的你,见过漫山遍野的芒果花么?阳春三月,右江河谷芒果花次第开放,循着浓浓的芒果花香,我们来到右江北岸的田东芒果第一屯——林逢镇林驮村那王屯。该屯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屯,因连片种植6000多亩无公害芒果,建立芒果标准示范基地而名气飙升,田东县首部产业发展与文化形象相结合的微电影《芒果之恋》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那王屯农家依山而建,潺潺的小溪流过屯前,鱼翔浅底;独木成林的千年古榕盘根错节,绿油油的树冠犹如一把擎天巨伞遮天蔽日,把周边上百平方米的区域遮盖得严实;近百幢别墅式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丛中,山坳间和田野上的晨雾飘飘渺渺,仿佛让人来到世外桃源。

行走在春天的那王屯里,树影婆娑,翠竹、木棉、芭蕉、黄皮果等树木随处可见,芒果花金黄灿

烂,那丝丝缕缕的花香沁人心脾,熏醉行人。在屯东头千年古榕园景点旁边,有一个水石明净、波光粼粼的小湖,小湖以屯名命名,曰:“那王湖”,湖边有十几个钓鱼台,钓手们坐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在垂钓。离那王湖不远,几处农家乐在开门迎客。

望着眼前这座风景秀丽、富裕文明的村庄,我想起了18年前来过这里的情景。那时,屯里的大部分房子还是砖瓦结构,甚至是土坯房;为数不多的砖混房也没有抹上水泥浆,粗糙的红砖裸露在外格外刺眼;厕所、牛马猪鸡鸭圈散乱地建在房前屋后很不雅观,难闻的粪便味随风往鼻孔里钻;屋角、台凳、饭桌到处爬着苍蝇令人悚然;屯里狭窄的泥巴路每逢下雨便泥泞湿滑难以抬脚。如今,那王屯面貌焕然一新,整洁的水泥路顺着山势蜿蜒到各家各户,装饰一新的小洋

楼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房屋立面墙各种颜色的瓷砖和屋顶琉璃瓦泛着微光,村庄主干道两边林立的太阳能路灯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停放着小轿车、皮卡车……

车子穿过屯里,沿着宽阔的环山水泥路向芒果基地最高点驶去。基地公路像一条长龙往前延伸,汽车在绿意盎然的芒果林里蜿蜒盘旋,不一会儿便到达坡顶。坡顶有个观景台,是观赏芒果基地的最佳点。我们站在观景台上环顾四周,连绵的山坡、金黄的芒果花、褐色的农田、绿树丛中的农家小院映入眼帘;漫山的芒果树花满树冠,葳蕤压枝,如云似锦,满天铺开,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那王屯芒果基地及周边的东养、德利等村3万多亩芒果林连绵起伏,仿佛一片林海,蔚为壮观。

三月,芒果树进入盛花期,今年芒果花开得特别早,一丛丛、一

簇簇地挂满了枝头,给芒果树披上了金黄色大衣。芒果花的花苞如米粒般大小,偶尔飘来一阵微风,芒果树下洋洋洒洒地落下了一片花雨,山坡像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我们徜徉在芒果树下,踏着松软的花瓣,闻着淡淡的花香,醉在迷人的花海里。芒果花香招来了一群群蜜蜂,它们三五成群,穿梭在芒果树丛中采花粉,酿出溢满芒果香味的蜂蜜。

山坡上,果农们正在给芒果除草、施肥。在观景台附近,我与一位果农拉家常,聊到他家芒果种植情况时,他自豪地说:“我家种了30多亩芒果,年纯收入20多万元,靠卖芒果的收入,我建起了楼房,并买了小车。”

闲聊中,这位果农给我讲了一件趣事:“每年县里举办芒果节,屯里也搞芒果宴,安排座位时,种植

芒果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人坐一桌。”说这话时他语调低沉,脸上露出些许失落的神情。显然,他在为自己未能坐上代表最高荣誉的那一桌而感到不开心。“老乡,你哪时才能成为30万元那一桌的座上嘉宾呀?”我打趣道。“我再努力一把,加强护理,多施肥,提高芒果产量和质量,今年坐上那个位置应该没问题。”他仰起头来,信心满满地看着我说。

饱览了芒果基地胜景后,我们返回那王屯古榕园赏景。那王屯因千年古榕显得古老神秘,因种植芒果名扬田东,因风景优美吸引游客。这里集现代特色芒果产业和乡村旅游于一身,旅游产业成为该屯助农增收、引领发展的新引擎。那王屯芒果示范基地成为2017年第十二届世界芒果大会现场参观点,得到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的赞许。世界芒果大会后,该屯经常有游客慕名而来“打卡”,领略乡村清新自然的美景。

“芒果屯里芒果多,芒果带来金窝窝。阿哥阿妹来摘果,年年相约那山坡。”临别前,忽闻芒果山上传来情意绵绵的嘹歌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返程路上,我频频回望车后的芒果基地,依依不舍地告别那王,告别那开满芒果花的地方。

# 年年五月,凤凰花又开

□徐仁海



资料图片

时令一到,凤凰花又开。

村子一隅,向阳的坡头,一棵苍老的凤凰树,花开如炬。这棵树到底有多老?我十三岁那年,七十多岁的爷爷告诉我,打小时候,他就看着这棵老凤凰树年年岁岁,适时开着小姑娘笑脸般灿烂的花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村里没有楼房,村边这棵凤凰树比村里每一间屋舍都高出几倍。这棵很显眼的凤凰树,除了花开时引起人们的赞叹和注目,平时却很少有人在意它的存在的。

忽然有一天,一个春寒料峭、细雨霏霏的上午,凤凰树下的坡头上,那刚刚抽出鹅黄色草芽的草坪上,就搭起十数间军用帐篷。每间帐篷的门口,都贴了一个红十字。我那时骑在牛背上,极好奇地远远看着解放军的男兵女兵匆匆忙忙地在帐篷间奔忙。帐篷的四周,持枪站岗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望着袅袅炊烟回家的我,进屋就急不可待地与母亲说起白天所见。没想到,母亲却带着难掩激动的口气对我说,她明天就要到那儿去工作了。说完这句话,母亲没有对我作更多的解释。

春寒,北风更兼细雨。偏僻乡村的夜晚,来得快去得慢。

第二天拂晓,炮声突然就在距离村子直线不足五公里的边境一线隆隆地传来。我被炮声惊醒时,母亲已出门多时了。爷爷拉着我,躲在窗边往闪着一道道雷电的光亮似的地方望去。爷爷轻声地对我说,打仗啦,今天你就别出门去……过了几天,母亲突然于一个傍晚回家,非常疲惫的神态,说是回家拿衣服。说着,便递给我几条长方形的东西,说是压缩饼干,解放军发的,她舍不得多吃,留着给我。说毕,她哆嗦着嘴唇轻声对爷爷说了几句什么,母亲的脸上是惨惨神色,那不停地眨巴的眼睛里,显然是有泪在蠕动……她没有望我,低垂着头便出门了。我困惑地问爷爷,爷爷长长地叹了口气,打仗哩,哪有不死人的哦。说毕,眼睛红红的望了望我,没有回答我的话。

母亲离家月余,枪声炮声停息的时候,母亲终于回家了。回家的母亲消瘦了许多,面容也像大病了一场似的憔悴……没过多久,母亲接到大队的通知,要到百多公里外的县城开会……母亲回来的时候,脸上就有了生气,是那种朝气蓬勃的生气。母亲还带回几样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一条晴纶浅红色枕巾,一个锡洗脸盆,一个锡皮缸,上面都印着“自卫还击纪念”字样。母亲将这些一一摆在桌面的

时候,我还赫然看见一枚奖章,是个三等功奖章。上面印着“广州军区司令部”的金色小字。不久,母亲入党了,接着她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

我们村有10多个人领了这三等功奖章呢,担架队领得多,我们护理组,加上我才3人。母亲望着爷爷和我,浅浅一笑说着,转瞬神情凝重。

岁月复归平常,我家的日子依然平常。有点不平常的是,自那场短暂的边境还击战结束的那年起,每到凤凰花开,母亲总会独自一人到凤凰树下坐一会,痴痴地望着那凤凰花,让眼泪无声地流淌……一年又一年,以至于村里人渐渐地就有了议论,竟说母亲被凤凰树下那几百解放军的亡魂勾了魂魄诸如此类的迷信话。但母亲却对村民的议论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浅浅一笑置之。年年凤凰花开时,依然如约似到凤凰树下独坐,痴痴地看绽放的凤凰花……从30多岁到87岁离世,从未间断。

约莫在离世前一两年,母亲终于哆嗦着嘴,流着老泪给我讲述那年那月在凤凰树下那些让她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年月,他们就比你大几岁。我参加救护队的第一天,就为10名牺牲的解放军清洗尸体。都是细皮嫩肉的身子啊。但几乎每一具尸体,都不太完整,不是少胳膊缺腿,就是面目全非,每一具尸体洗下来,都是几盆血水,那些血水,全部倒在那棵凤凰树根旁,一盆又一盆。洗干净那十具尸体,我连续两天吃不下东西。那时候,我以为那棵凤凰树会死掉的,因为天天泡着那么多尸身的血水,几百名烈士

啊,那是多少盆血水呢?可是,它却长得更加枝繁叶茂,开的花更红艳。那几十天里,我抬过烈士的遗体背过烈士的遗体,甚至于那些遗体的每一寸,我都擦拭过。几百具呀,但除了刀绞似的心疼,我从未惊恐过。因为,他们都是为保护我们牺牲的,怕什么呢?亲着哩。村里人,包括你们,都不明白不理解,为什么我每年凤凰花开的时候,都要到凤凰树下坐一会呢?其实呀,我是想跟他们说说话,说说亲人心里话呀。送他们上路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和姐姐都不在场,没有一个亲人在场,现如今给你说着,我的心都还痛着呢。我体会过那种彻骨的疼啊。儿呀,人世间有两样你不能忘,一是养育你的父母,二是保护过你的人……

我头一回听母亲说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凤凰花开的真正缘由,头一回看见母亲如此泪流满面。

五月的鲜花,象征着火热的青春和浪漫。那么凤凰花开五月,它应该是那几百个早逝的青春又一轮生命的绽放吧。听完母亲的述说,我哀哀地对那年那月因为守护领土完整、保护我们边境安宁而牺牲的军人有了比以往更强烈的尊崇。

……又是一年一度花开时,我独自站在凤凰树下,久久望着这棵满枝盛开得鲜红一样红的凤凰花。油然地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然则,精忠报国的热血衷肠是会血脉相传的。我像母亲一样年年在凤凰树下看凤凰花盛开,我的儿我的孙,都能在凤凰树下看凤凰花盛开,一代接一代,就为怀念和记住保护过我们的人!

## 矿石

□韦国华(壮族)

把时间和空间抹掉  
只剩下埋没和强压  
想想明月之辉、太阳之光、地心之火  
还有板块漂移、大海潮汐  
再想想自己,并非蹉跎  
黑暗中闪烁的有  
镭、铀、钍、铀、铯、钼  
金、银、铜、铁、钨

没有是非黑白的存在  
肯定不是生活  
沉重、扭曲、悲伤  
也肯定不是生活  
经历凝成时间的晶体  
不管浅掘,还是深挖  
挣扎,面对,敞开  
星移斗转就不会失落

草木遍地,覆盖过往的季节  
工人挥汗如雨,打开春天  
汗雨叮当、叮当、叮当  
冲刷纹路、凹凸和棱角  
被重新定义的存在  
格外鲜明生动  
翻身的石头仰天大笑  
笑开了人间的绚丽花朵

## 里兰矿工宿舍区旧址

□潘莹宇(壮族)

阳光寂寞地拂过  
宿舍区的菜畦 煤砖墙  
和低垂的瓦片  
波澜不兴

看过太多的兴盛  
也品尝了  
低落时的喑哑  
与地下隧道的逼仄相比  
它早就知足常乐了

我蹑手蹑脚走过  
生怕惊醒  
那一个熟睡的黝黑  
和落定的尘埃

